

中国有了自己的“白天鹅”

——白淑湘与早期芭蕾艺术交流

本报记者 叶 飞

说起芭蕾艺术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印象,几乎所有人的都会回答,芭蕾就是《天鹅湖》;说到《天鹅湖》,永远也绕不过的一位主角,就是白淑湘。是她,放飞了中国第一只“白天鹅”。也是她,在《天鹅湖》之后,又使中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琼花”形象深入人心。如今的她虽已年届七旬,但优雅的一举一动和亲切的谈吐,无不显示出一位芭蕾艺术家的高贵气质。

襁褓中的新中国芭蕾舞艺术

芭蕾艺术诞生于西欧,但大部分中国人对它的印象却来自苏联。以曾在英国专修芭蕾舞艺术的中国芭蕾舞先驱戴爱莲为代表的中国芭蕾舞艺术家们,提出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要借鉴其它国家和民族的训练方法,尤其是苏联芭蕾舞的训练经验。

1952年,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苏联艺术代表团来华演出。限于舞台条件,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苏联芭蕾舞女皇乌兰诺娃在中国只表演了以肖邦、舒曼的音乐编排的小品《仙女们》中的圆舞曲和《夜曲》,但已令人叹为观止了。1954年,莫斯科音乐剧院访问北京,带来了芭蕾舞剧《天鹅湖》、歌剧《冲向暴风雨》,还有《叶甫根尼·奥涅金》等六台节目,在北京天桥剧场等场地演出。在那轰动一时的演出中,柴科夫斯基的经典音乐和“天鹅”们近乎完美的舞姿,使《天鹅湖》这一剧目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芭蕾艺术由此更加广泛地进入了普通百姓的视野。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在苏联芭蕾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芭蕾教育之路。

那次演出后不久,中国很快成立了一个芭蕾舞蹈教员训练班,苏联芭蕾专家奥·阿·伊莉娜到此执教。在此基础上,1954年年底,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舞蹈家的摇篮——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这一年,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的小演员白淑湘幸运地进入了这个中国舞蹈界的第一学府。当时的条件虽差,老师教课却一如既往的认真,她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古典舞、民间舞、外国芭蕾舞、宫廷舞、历史生活舞和文化课,渴望有一天能出演心目中的芭蕾主角。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不会想到,舞蹈学校的第一批教师竟是从北京的一所四

合院里培养出来的。在香饵胡同,从各个舞蹈团体抽调来的学员们在半年内奇迹般地完成了苏联舞蹈学校1至6年级的教学大纲,全部合格通过严格的考试。很多学员除了睡觉吃饭以外整天泡在教室里,那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忘我的学习劲头十分可贵。伊莉娜也不愧为一位严厉和经验丰富的教师,她言传身教,使学员们自始至终保持着旺盛的学习和工作热情。

除了伊莉娜,维·伊·查普林、彼·安·古谢夫等多位苏联芭蕾舞专家先后来到中国,应邀在此执教,他们的艺术修养很高,掌握着系统的专业知识,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从他们身上获益颇深。他们发现一些同学在实习创作中存在舞蹈动作贫乏的情况,就千方百计地为学生增加多种舞蹈课。

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舞校和一些表演团体创作了几十个中、小型舞蹈作品。两届编导班的班主任肖慎同志和担任翻译工作的朱立人、王祖余等同志,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为办好教学工作作出了出色的贡献。生活是紧张而又愉快的,大家亲密无间,互帮互学,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那种刻苦勤奋的钻研劲头,至今回忆起来,仍使人激动不已,受到鼓舞。

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腾飞

到北京舞蹈学校后不久,古谢夫就开始指导中国首批芭蕾舞演员们排练大型舞剧,排练的剧目正是《天鹅湖》。慧眼识珠的古谢夫,从六七位主角人选中选择了白淑湘。

其实,论身体条件,白淑湘的腰腿软度不够,身材也比较高大,这给她在完成芭蕾舞动作时带来了不少难度。但是,她凭借顽强的毅力克服了这些缺陷。每天上完新课,她还要加练一段时间,总是最后一个走出练功房。节假日,她放弃休息,在练功房整天单调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陪伴她的只有那面练功的大镜子。

《天鹅湖》中有个高难动作,要求演员用一条“主力腿”在原地上脚尖脚尖撑起落,另一条“动力腿”甩动,身体作360度的旋转,而且要连续旋转32圈,白淑湘为了达到在原地旋转不移动位置,用四把椅子把自己围起来,在圈内不停的旋



白淑湘(着深色服装)主演《红色娘子军》剧照

转,多少次摔倒了爬起来再练,腿不知被椅子碰伤多少处,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为了舞台上的32圈,白淑湘在台下就必须练习一口气转70多圈。脚指甲不知道磨掉了多少次,练完脱下舞鞋,里面常常沾满了血。白淑湘用这股超常人的韧劲,终于练到能稳稳当当地连续转出32圈。

1958年6月30日,北京舞蹈学院的《天鹅湖》在天桥剧场首次公演,白淑湘在舞台上白淑湘饰演的“白天鹅”奥杰塔完美、准确的动作,娴熟、优雅的舞姿,明快的节奏,矫健的身段,赢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18岁的白淑湘成功了!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白天鹅”!激动的观众潮水般涌向台前,将大把大把的鲜花献给演员们。观看演出的中央领导周恩来、陈毅同志走上舞台,对她表示热情地祝贺和勉励。周总理亲切地说:“从事芭蕾舞要不断地提高技艺,精益求精,要成为这个领域里的行家。”这句话一生都在不断地激励着白淑湘。

这次演出的版本颇为复杂。第二、四幕属于1895年俄罗斯编导伊万诺夫和彼季帕的版本和风格,序、一、三幕和尾声是布尔梅斯捷尔的版本,有些部分古谢夫作了新的处理。为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风格,同时也为了培养中国的编导和教师,古谢夫特意组织了李承祥、王世琦、栗承廉、张旭和郭福康等参加该剧舞蹈片断的编导和排练。无论从艺术水平和芭蕾技巧的难度,以及演出的规模来看,这部作品的上演都堪称新

中国芭蕾舞艺术的一次“起飞”。而

且,中国“白天鹅”的腾飞,如果从开办舞蹈教员训练班算起,仅仅经历了四个春天。

继《天鹅湖》之后,中苏两国芭蕾舞艺术家趁热打铁,又连续排演了《海侠》、《吉赛尔》两部传统芭蕾舞剧,这两部舞剧都很快完成,白淑湘顺理成章地再次担当角色。

1959年年底,经文化部批准正式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业性芭蕾舞团——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承担繁荣中国芭蕾舞艺术,并配合舞校教学实习演出和培养演员的任务。它就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

由于舞团的绝大部分演员是舞蹈学校的教员和在校学生,因此一到演出几乎全校动员,连钢琴组的老师们都要在剧中充当角色,文化课教员、行政人员也要兼做舞台工作,乐队伴奏也是请新彊乐团帮忙,真是上下一股劲,演出也生气勃勃。而且,建团的头几年,正赶上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的伙食很差,学生们的营养品也很少,但全体师生不讲条件,在排练中一丝不苟,在演出中兢兢业业,那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在今天看来十分可贵。

不久,白淑湘随团赴东南亚国家演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一次观看了演出。这次尝试性的出国演出,居然震动了欧洲,连英国的《泰晤士报》都报道了演出情况。

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的出现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1964年,白淑湘经历了芭蕾舞事业的黄

金阶段。从《天鹅湖》后,中国开始大量排演经典芭蕾舞剧。白淑湘在近10部古典芭蕾舞剧中担任了主要角色。

早在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就上演了大型芭蕾舞剧《和平鸽》。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想用芭蕾的形式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尝试,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有着积极的意义。后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芭蕾舞在沿用苏联戏剧芭蕾以文学为本的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了传统舞剧的实践。比如,李承祥等编导的《鱼美人》就是“想通过《鱼美人》的创作为中国舞的发展做一些试验,探索建立一种新的舞剧体系——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相互补充的体系”。

不过,中国芭蕾舞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还得说《红色娘子军》,它堪称芭蕾“中国化”的标志。1962年,为了刻画《红色娘子军》中的形象,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编导6人,主演5人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组,前往海南屯昌的解放军某部当兵一个月,体验生活。不料,《红色娘子军》完成后,请有关领导审查时,一位领导看后说:“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全体演员、演奏员100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

在1962年10月举办的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亮相演出。当时正在广州演出的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员看完后,都激动地跑上台,与



中国演员拥抱在一起。在后来的座谈会上,古巴著名芭蕾舞家阿丽西娅·阿隆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在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拿着刀枪的足尖舞,很精彩,你们太了不起了!”这位阿隆索,与白淑湘早已有过交集,她曾于1961、1964年两次率古巴国家芭蕾舞团访华。那时,她的双目就几近失明,坚持上台,由女儿在侧台小声指示方向才能演出。阿隆索后来说,她最念念不忘的就是中国同行白淑湘,“我们曾经多年失去联系,特别希望能够与老朋友见面。”

《红色娘子军》的出现,使中国芭蕾从此被习惯性地称为“红天鹅”。在《红色娘子军》上演之前,芭蕾舞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只是“舶来品”艺术,而《红色娘子军》则以芭蕾舞剧的形式展示了中国革命的盛大场景。它一上演,就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轰动。由贵族化的“白芭蕾”进入革命化的“红芭蕾”,不仅是因为一种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种信仰的追求。而由白淑湘塑造的中国劳动妇女、女红军指挥员“吴琼花”感人的艺术形象,是那样的光彩照人,深入人心。直到今天,《红色娘子军》那种融西方芭蕾舞与中国民族舞技巧于一体、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手法,仍然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红色娘子军》的成功,让白淑湘的芭蕾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后来的岁月里,白淑湘继续献身于芭蕾,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敏捷的技巧,非凡的表现力,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如今的她,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会长,依然对芭蕾岁月念念不忘。

白淑湘简介

白淑湘,舞蹈家。1939年出生于湖南。1959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校。曾成功地扮演了《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和黑天鹅,在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成功塑造“吴琼花”的形象。在《海峡》、《吉赛尔》、《巴黎圣母院》等多部古典芭蕾舞剧中担任主要角色。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舞协主席。

有情有义的非洲朋友

段建国

有一次因车速太快,车轮在沙地上打滑,一踩刹车,汽车急转180度,调了个头,在相反方向停下来。这时,200米之外一辆卡车上的非洲朋友看到险情,急忙跳下车要来帮忙,我摆了摆手,示意没什么问题,不慌不忙,那几个非洲朋友才又爬上车,这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非洲朋友热情好客。我多次应邀到非洲朋友家中做客。无论这些朋友家庭条件如何,我每次电视台举办“中国电影周”的宣传渠道。从选片到播放安排,该台节目部主任都积极配合,每次把播放电影周日程安排提前交到我手里。节目主持人请我到该台录制电影周开幕式讲话,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我们在刚果(金)刚果(布)举办各种展览,驻在国均给予支持,展览场地都是免费提供的,对方还派人帮助布展。

1982年,我在观看刚果(布)国家舞蹈团访华前夕的彩排时,看到演员边跳舞边用林加拉、拉利、维利等部族语言伴唱,我听不懂歌词,当时身边一位中学生立即把歌词大意翻成法语给我听,我迅即用中文记下歌词,报回国后,提供给中方报幕人,收到很好效果。至今我还常常想起这位不知名的乐于助人的孩子。有一次外出,我的车子抛了锚,路边行人忙过来帮助推车、打火发动。还

贝两本挂历,他从自家树上摘下半筐芒果送我,足见非洲人那种真诚、憨厚的性格和友好的真情。非洲朋友很讲究送礼,多是在离别分手前送礼作为永久留念。我第一次在刚果(金)任满即将离开时,历史学家德威教授特意赶到文化处同我告别并赠送我一件木雕纪念品。在告别作家诺罗先生时,这位老人激动得不忍分手,把他祖父留下的传家宝祖传木雕《抽烟斗的非洲老人》赠送给我,让我做个永久的留念。我第二次在刚果(金)任满回国当天,金沙萨博物馆馆长沙罗美女士特意赶来,送我一个椰壳木雕。1986年我陪同的佛得角朋友瓦雷拉先生,在他结束访华马上要登机离京前,把一幅字画赠送给我。非洲朋友在离别前把心爱之物送给你,说明他们送礼不是求你办事,而是把他们友好真情刻在这件礼品上作永久留念。每当我看到这些礼品时,自然就想起这些真诚的非洲朋友。

非洲朋友重友情还表现在离别之后,他们总是惦记着你。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刚果(布)工作,结识了一位从事中国武术教练的黑人朋友班图大师,离别四年后,他还记得我,当我1988年到驻刚果(金)使馆任文化参赞时,他与妻子特意来文化处看我。在刚果(布)结识一位在大学任教

的喀麦隆朋友阿麦牙先生,他任满后,携夫人(法国人)及子女到法国定居,临行前特意到使馆同我告别,还留下他们在法国的地址和电话,让我回国路经巴黎时给他打电话,他好驾车来接我。阿麦牙回到法国后,给我寄过两封信,除问候和叙谈友情外,还两次把他家的地址和电话写在信上,怕我忘掉。我在国内陪过的加蓬大学副教授阿里昂加先生回国后,曾三次给我来信,两封信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寄来,另一封是他在参加国际会议时从日内瓦寄来的。信中,他深切怀念我们相处的日子和结下的深厚友谊,并问候我身体,祝愿保重。毛岛社会学家多列斯夫人和喜欢中国书法的瑞莲小姐在我回国后都曾给我寄来过两封信,问候身体,畅叙友谊。非洲朋友对我们如此关心,如此重友情,令人感动。

在非洲工作,我同文化处雇员毛岛印度人司机布杜阿、刚果(金)黑人司机德勒、黑人雇员嘎马等人相处。这些雇员为人诚实、厚道,工作勤奋卖力,服务周到。我们之间相处关系融洽,他们的积极配合,给我顺利开展文化外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每当想起交往过的非洲朋友,我总是无比激动,备受教育,也深感欣慰与鼓舞。

短消息

“中国万花筒”维也纳受欢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万花筒——当代生活面面观”图片展近日在维也纳国民大学展览厅举办。由62幅照片组成的“中国万花筒——当代生活面面观”图片展开展以来吸引了大量的奥地利观众。许多奥地利观众在看后表示,展览犹如一扇窗口,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在社会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期在展览会上放映的国产故事片《茉莉花开》,也受到了奥地利观众的欢迎。(小雨)

“中秋节——音乐舞蹈晚会”在马耳他举办

近日,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浩接受马耳他校园调频广播电台采访,介绍即将在首都瓦莱塔举办的“中秋节——音乐舞蹈晚会”。郑浩在采访中介绍了中秋节的来历、庆祝方法及其团圆、思乡等中国人传统亲情价值观。据悉,今年将与瓦莱塔市合作举办第二届中秋晚会。

本届“中秋节——音乐舞蹈晚会”得到了马耳他文化艺术委员会、圣费姆斯创意艺术中心的支持,并得到Excelsior酒店的赞助。(连文)

“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展”巴黎开幕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共同组办的“中国美术世界行”的首站开幕式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法国系列庆祝活动首场活动9月16日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中国文化中心拉开了序幕。以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长江为团长的中国美术家代表团一行法国人美术献上了一个包括国画、油画、版画等中国美术精品展,受到广大法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据悉,为了让更多的法国观众了解中国美术,增进两国艺术家的交流,中国文化中心还在9月15日举办了“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和成就”的讲座。

在文化中心组织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系列活动中,同时拉开序幕的还有中国60周年摄影图片展。(小康)

“华夏霓裳”亮相科托努

9月19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作为贝宁“2009中国文化聚焦”重要活动之一,“多彩中国,华夏霓裳”大型服装表演晚会在中法两国大使馆、贝宁中国文化中心为祖国60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

“多彩中国,华夏霓裳”服装表演晚会分为“旖旎古韵”、“风迎时尚”和“中非柔情”三个系列,均选用精美的中国苏杭丝绸和色彩艳丽、图案夸张的非州风格的棉质面料,采用绣花、镶钻等工艺及立体剪裁,充分展示丝绸之乡传统服饰的现代魅力和传统的非洲服饰文化的绚丽多姿。(贝贝)

奥克兰华社迎国庆 举办系列活动

9月20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由新西兰中国团体联合会、归国华侨联合会共同主办,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特别支持的“月圆中秋华诞祖国”文艺演出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廖菊华及全体馆员、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反对党领袖戈夫、民族事务部部长黄徐毓芳、工党华人国会议员霍建强、奥克兰大区主席等嘉宾及新西兰中国团体联合会会长黄玮璋等与当地民众2000余人出席观看演出。

本次演出是新西兰华人华侨以及留学生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0周年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

(贾秀伶)

乐音交响 师生情真

——记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

本报实习记者 毛莉

9月27日,是郑小瑛教授80岁的寿辰。

在观众排山倒海的掌声欢呼声中,满头银发的郑小瑛轻轻蹲下身来,和献花的稚龄儿童紧紧拥抱在一起——这动人的一幕,出现在27日晚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上。作为由中宣部、文化部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演出之一,在这里,“向祖国汇报——郑小瑛教授执教60年师生音乐会”为“中央歌剧院国际歌剧季”拉开了帷幕。

郑小瑛率领她的弟子指挥家俞峰、陈佐湟、吕嘉、高伟春、胡咏言、彭家鹏、王进、吴灵芬、三宝等11人,同台演绎了世界歌剧艺术宝库中的名篇。开篇由陈佐湟执棒的《纽伦堡名歌手》序曲,以宽广的复调发展和铜管乐器占优势的音响营造了极其辉煌灿烂的气势。女指挥家吴灵芬带来的《纳布科》选段《飞翔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同样地情绪激昂、热情有力。高伟春指挥的《蝴蝶夫人》选段,观众非常熟悉,当场就有不少人随着音乐轻轻打起了节拍。现任意大利罗罗纳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吕嘉的登台则掀起了音乐会的小高潮。因为他指挥的《托斯卡》是他的老师郑小瑛47年前在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第一次执棒的作品。《茶花女》、《卡门》,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曲目在俞峰的指挥棒

下,格外地细腻动人。三宝带来的《你是这样的人》几乎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落下泪来。郑小瑛的关门弟子、年轻的女指挥家陈冰一曲《女武神之翼》又让观众领略到了中国新一代女指挥家的飒爽英姿。热情奔放、气魄雄伟,当郑小瑛的指挥棒有力地画下了压轴曲目《图兰朵》选段《今夜无人入睡》的最后一个人音时,观众的欢呼掌声早已如潮水一般淹没了整个音乐大厅。“这是一场拿到世界上也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音乐会。”对于这场高水平的音乐会,著名钢琴家周广仁非常激动,说她的手都拍痛了。

在音乐之外,观众还感动于师生之间的真情,还感佩于致力于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艺术家们的赤诚之心。5年、10年、甚至20年未见的学生从世界各地风尘仆仆赶来,只为给老师一个拥抱、只为一个亲口对老师道一声“生日快乐!”看到当年青葱校园里的孩子们今天已经成名成家,并且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交响乐坛上,郑小瑛笑得满足而欣慰:“能够当指挥,与广大音乐家一起创作、与广大观众共同欣赏美妙的事情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同时我还能当老师,看到今天的中国不断向世界输送音乐人才,我觉得非常骄傲。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